

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锅匠，裁缝 士兵，间谍

[英] 约翰·勒卡雷 著
董乐山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英)勒卡雷著;董乐山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书名原文:Tinker,Tailor,Soldier,Spy

ISBN 978-7-208-10503-4

I. ①锅… II. ①勒…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2819 号

策划编辑 邵艳美
责任编辑 邵艳美
封面设计 肖晋兴
版式设计 尚燕平



世纪文景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英]约翰·勒卡雷 著
董乐山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64,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503-4/I·967
定 价 32.00 元

约翰·勒卡雷作品年表

1961	《召唤死者》	Call for the Dead
1962	《优质杀手》	A Murder of Quality
1963	《柏林谍影》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1965	《镜子战争》	The Looking Glass War
1968	《德国小镇》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1971	《天真善感的爱人》	The Native and Sentimental Lover
1974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Tinker, Tailor, Solider, Spy
1977	《荣誉学生》	The Honorable Schoolboy
1979	《史迈利的人马》	Smiley's people
1983	《女鼓手》	The Little Drummer Girl
1986	《完美的间谍》	A Perfect Spy
1989	《莫斯科情人》	The Russia House
1990	《神秘朝圣者》	The secret pilgrim
1993	《夜班经理》	The Night Manager
1995	《变调的游戏》	Our Game
1996	《谎言定制店》	The Tailor of Panama
1999	《辛格公司》	Single & Single
2002	《永恒的园丁》	The Constant Gardener
2004	《挚友》	Absolute Friends
2006	《伦敦口译员》	The Mission Song
2008	《头号要犯》	A Most Wanted Man
2010	《我们这样的叛徒》	Our Kind of Traitor

锅匠，裁缝，
士兵，水手，
富人，穷人，
乞丐，小偷。*

* 儿童在数樱桃核儿、坎肩纽扣、雏菊花瓣、梯牧草籽时唱的算命歌谣。（《牛津童谣词典》）

目录

导读 / 南方朔	-1
机构和人物表	-6
上篇	-7
中篇	-139
下篇	-295

〔导读〕 寓批判于间谍小说中

南方朔

2003 年底，以冷战时代间谍及叛国故事为材料的英国名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 ）再出新著《挚友》（*Absolute Friends*）。他的“间谍小说作家”身份未变，但背景已延伸到了后冷战时代，而美国的军事间谍活动成为新的主要背景。

《挚友》在美国评论界，反应非常两极化，由于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从来就不是单纯而狭义的消遣式间谍小说，而是要借着间谍小说来呈现世界的真实、间谍官僚体制的腐化，以及间谍的人性荒芜，因而在这部新著里，遂出现了这样的夹叙夹议：“任何人看看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好了，它只不过是一场为了夺取石油的殖民征服战而已，但却包装成好像是宣扬西方式生活与自由的十字军。而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则是一小群对战争充满了饥渴的犹太基督教地缘政治狂热分子，他们绑架了媒体，剥削着美国人在‘9·11’之后的心理创伤。”

勒卡雷的这种议论，在好战右派当道的此刻，当然是不会被容忍的，当然，对他的挞伐也随之而至。勒卡雷要把他的间谍小说时代背

景由冷战推向后冷战，势不可避免地将会冲撞到美国军事特务的霸权意识形态，这对他那种寓批判于间谍小说的写作风格，已注定将是一条崎岖坎坷的路，但如果路不崎岖，又怎么可能造就出勒卡雷这个“间谍小说泰斗”的名号呢？

间谍小说，乃是大英帝国高峰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延长。它赞扬英国式士绅官僚的能力与价值，并将它投射到大英帝国扩张之后的那个间谍战的战场。在 20 世纪里因而出现许多杰出的间谍小说作家，如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毛姆（W.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安布勒（Eric Ambler，1909—1998）、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戴顿（Len Deighton，1929— ）等。而这些作家里，本身就曾当过间谍的，以毛姆为始，接着有安布勒、弗莱明、勒卡雷。

勒卡雷乃是笔名，他的本名是大卫·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他的父亲罗纳德·康威尔（Ronald Cornwell）曾是一个非常精明、浮华、顽固的商人，在他五岁时，因破产背信而入狱，他出狱后曾经再婚与再度经商，但仍延续着过去的浮华作风，1975 年在看电视时死亡，他当年积欠英格兰银行相当于三千万美元的债务，始终未曾清偿。有关勒卡雷的“父亲意象”，在他第十一本具有半自传性的小说《完美的间谍》（*A Perfect Spy*）里，有着隐晦的透露。

有关勒卡雷自己的间谍经验，开始得极早，1948 年当他十八岁时，进入陆军服役，驻扎维也纳，就已替陆军情报处工作。根据《完美的间谍》所说的情节，人们也认为他在牛津念书时也曾继续间谍工作。从牛津毕业后，他到著名的统治者预备学校“伊顿公学”任教十二年，而后转入外交部工作，在这样的生涯过程里，使他对间谍这个

领域有着最本质性的理解。间谍、背叛以及间谍变成追查同僚背叛等题材，因而成了他作品的最主要特色，这也就是说，他的间谍小说接上了英国文学里更大的那个批判传统，他的小说遂和别人的极为不同。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最重视的，乃是间谍世界的内在精神分裂症。

因此，勒卡雷的间谍世界与早了他至少一个世代的弗莱明的“007 邦德系列小说”可以说乃是完全不同的对比，在弗莱明的间谍世界里，善恶分明，它乃是在替刚刚兴起的冷战时代打造大众的意识形态，并借此创造新的“大众英雄”。而除了冷战意识形态外，“007 邦德系列小说”最明显的特色，乃是它把新的“大众英雄”放到了一个新的消费文化脉络里。于是俊男美女、高度的物质讲究、软性情色、正义的暴力、炫耀式的间谍科技，以及仿佛观光度假的场景，还有各式各样的异国情调等，遂做了万花筒式的大会串。

但勒卡雷的间谍世界却显然完全不同了。他曾经说过：“所谓间谍，就是在扮演自己时，也同时扮演着‘外在的自己’（outside of themselves）。”这是间谍自我的内在分裂性，而显露在间谍体制上的，则是就在那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忠贞、爱国、勇敢、献身等又和贪婪、权力、腐化、败德、出卖、背叛等相互叠映，造成了另一种精神和体制的荒芜。勒卡雷自己就说过：“我们在以自由为本的前提下所做的间谍工作，其实经常是反正义的。而这样的间谍活动也因而反馈到我们社会本身。”也正因此，他的间谍小说遂不像“007 邦德系列小说”那么鲜亮，反而是充满了破碎、无奈与荒凉。但也正因此，它反而能给人更大的思考空间。有些评论家认为，勒卡雷的作品所注解的，乃是大英帝国的没落，因而它的间谍世界也是各类病灶丛

生的新阶段。这样的评价或许不无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强盛的帝国即无间谍这样的病灶。当代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与特务问题专家大卫·怀斯 (David Wise)，他著作等身，反对间谍与特务也最力。他就一再指出，间谍是一种制度与心灵之癌，用它来针对别人时，自己也被下了蛊。

就以这本《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为例，即可举一反三看出勒卡雷笔下间谍世界的荒凉。在他的作品里，以史迈利 (George Smiley) 为主角的自成一个系列，这本即是核心之作。

小说以一个一线行动的间谍吉姆·普莱多 (Jim Prideaux) 外出活动受伤，幸而逃过一劫，而被勒令退休开场。接着，由另外的案件察觉出间谍机构上层有卧底的对方间谍，于是已退休的史迈利被召回来清查，他通过档案整理及阅读，抽丝剥茧，终于得到了答案。

然而，尽管情节看似简单，但它的整个故事被镶嵌在有如拜占庭式的国际间谍背景和众多间谍案例中，因而它整体就像座迷宫一样，显得扑朔迷离。而除了这些基本大纲外，真正重要的，乃是他对这些间谍人物、间谍官僚体系所作的叙述。他们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仿佛 007 的英雄人物。他们平凡一如其他众生，各有其弱点与问题，而间谍官僚体系里则在争权夺利中又有着许多随性和本身的运作逻辑，而出卖与背叛也就自动地存在于其中。像普莱多这样的外勤工作者的遭遇，当然也就不足讶异了。而外勤工作者的遭遇，也是勒卡雷长期关注的课题。

而本书中最独特的，当然仍是主角史迈利了，他长得平凡，甚至妻子也跟人跑了，作为一个后中年但退職的老间谍官僚，他毫无任何可以成为“英雄”的特质，但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当他受命为

事，那种老派的精明、干练，在档案文件里追查线索的能力与聪慧，却无疑地显示出他才真是完美的“间谍”。像他这样的间谍与任事态度，或许就是大英帝国黄金时代最后一抹残旧的斜阳。

阅读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不像阅读弗莱明“007 邦德系列小说”那么轻松，勒卡雷的间谍小说深沉有味，他的人物没有被卡通化，因而显得更加实在。那一个个破碎残缺的人物，浓缩着间谍世界的破碎荒凉。这或许乃是他寓批判于小说中的本意吧！

机构和人物表

圆场	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位于剑桥圆场
中心	小说中苏联情报机构莫斯科中心的简称
训练所	圆场培训新特务的机构，位于沙拉特
剥头皮组	圆场内负责搞暗杀、绑架、讹诈的机构，位于布里克斯顿
点路灯组	圆场内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的机构，位于阿克顿
乔治·史迈利	圆场资深间谍，小说开始时已被迫退休
卡拉	苏联情报机构头目
安恩	史迈利的妻子
迈尔斯·塞康比	大臣，安恩的表兄
拉康	内阁办公室成员，谍报事务的总监督
里基·塔尔	圆场驻扎在东南亚的外勤间谍
彼得·吉勒姆	圆场资深间谍，现为剥头皮组组长
孟德尔	督察长
卡米拉	彼得·吉勒姆的情人
比尔·海顿	圆场资深间谍，伦敦站站长，多才多艺的剑桥才子
潘西·阿勒莱恩	资深间谍，后为圆场首长
吉姆·普莱多	原剥头皮组组长
托比·伊斯特哈斯	点路灯组组长
罗埃·布兰德	资深间谍，管辖东欧的谍报系统
康妮·沙赫斯	前圆场研究组女王
山姆·科林斯	前圆场间谍，现在的赌场老板
麦克斯	吉姆·普莱多的助手
杰里·威斯特贝	体育记者，圆场外线人员
斯蒂夫·麦克尔沃	圆场的巴黎常驻站站长
杰比第	史迈利的导师
波里雅科夫	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文化参事
拉宾	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文书兼司机

上 篇

说实话，要是杜佛少校这个老头没有在汤顿赛马场上突然中风死去，吉姆是根本不会到瑟斯古德学校来的。他没有经过面试就在学期中来了。时间是在五月末，不过从气候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已是五月末了。他是通过专门为预备学校介绍教员的一家不太可靠的介绍所来的，暂时应付一下杜佛老头的课，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是个语言专家，”瑟斯古德在教员休息室对大家说，“是临时性的。”他把额上的一绺头发往上一撩，有点为自己分辩地说。“姓普莱多，”他把字母一个个拼出来，“p—r—i—d”——法语不是瑟斯古德的专长，因此他参看一下手里的纸条——“e—a—u—x，名叫吉姆。我想他帮我们应付到七月没有问题。”教员们不难听出他话里的暗示。吉姆·普莱多是教员里的穷白人。他跟以前的勒夫戴太太和马特贝先生属于同一类，都不怎么样。勒夫戴太太有一件波斯羔羊皮大衣，颇受年轻人崇拜，结果她却是个开空头支票的。马特贝先生是钢琴家，但在为合唱团练唱伴奏时被叫了出来，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就目前所知，他至今还在继续协助，因为他的衣箱仍放在地下室里等待处理。好些教员，其实主要是马乔里班克斯，主张开箱检查。他们说，其中一定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失物，例如阿普拉米安的黎巴嫩母亲的银框相片、贝斯特—英格拉姆的瑞士军用折刀、女舍监的手表。但是瑟斯古德板

着他那没有皱纹的脸，坚决不为他们的请求所动。他从他父亲那里接手管理这所学校才五年，可是这五年的时间已经教会他，有些东西最好还是锁起来为妙。

吉姆·普莱多在某个星期五的滂沱大雨中到达。大雨像大炮硝烟似的从昆托克山的褐色山沟里滚滚而下，流过空旷的板球场，渗透到了快要倾圮的校舍的沙岩石墙基里。他是在刚吃过午饭后不久到的，开着一辆红色的阿尔维斯牌旧车，后面拖着一辆旅行住房用的拖车，原来是蓝色的，几经易手，如今已说不上是什么颜色了。瑟斯古德学校的午后一片宁静，上课的日子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吵吵嚷嚷的，惟有这时才有片刻的安静。学生们都被打发到宿舍里去午休了，教员们则坐在休息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纸，或者改作业。瑟斯古德在替他母亲朗读小说。因此，整个学校里只有小家伙比尔·罗奇亲眼看到吉姆到达，看到阿尔维斯牌汽车从坑坑洼洼的汽车道上吱吱地溅着水开过来，车头上冒着汽，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子不断地来回扫划，后面的拖车在水潭里颠簸地跟着。

那时罗奇还是个新生，大家都认为，如果不说他天赋有什么缺陷的话，至少也有点笨。他在两个学期里已经换过两个预备学校了，瑟斯古德学校是第二个。他是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孩子，患有气喘病，大部分午休时间里都跪在床上，趴在窗口向窗外瞭望。他的母亲住在巴斯，生活阔绰。大家都认为他父亲是全校最有钱的家长，这样显赫的地位却叫儿子吃了不少苦头。罗奇既然来自父母分居的家庭，天生就是个喜欢留神观察的人。罗奇观察到吉姆没有在校舍前面停下来，却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马厩那边去，可见他对这个地方的布局早已了若指掌。后来罗奇想他一定先来勘察过地形，或者研究过地

图。他开到马厩那里以后，也没有停下来，仍保持原来的车速，一直向湿草丛中开过去，接着就翻过了土墩，倒栽葱似的掉到大坑里去，没有了踪影。罗奇原来以为吉姆开得那么快，拖车会跟前面的车子折成直角挂在坑边上，可是结果却像一只大兔子翘起尾巴跳进洞里一样，没有踪影了。

大坑的来历在瑟斯古德学校里传说纷纭。它位于果园、果房和马厩之间的一片荒地，看上去不过是地上凹了一块，杂草丛生。北面有几个小土墩，每个土墩都有一个孩子的身子那么高，上面有一丛丛的灌木，一到夏天就长得密密麻麻。就是由于这些小土墩，大坑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地方，因之出了名，关于它的传说随每一届新生的想像力而异。有一年说，这些小土墩是露天银矿的遗迹，于是大家都起劲地开始挖掘宝藏。又有一年说，这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堡垒，于是大家都挥舞棍棒、投掷土块，在这里布阵厮杀。也有一年说大坑是战时的炸弹坑，土墩是炸弹开花时被埋在里面坐着的人体。实际情况却要平淡无奇得多。六年以前，也就是瑟斯古德的父亲突然与城堡旅馆女职员私奔之前不久，他发起修建游泳池，动员学生挖了一个大坑，一头深一头浅。但是募捐来的钱总是不够实现这个雄心，因此就在别的计划上零零碎碎地花掉了，像替美术课购置了一台新的投影机啦，在学校地窖里人工培植蘑菇啦，等等。爱挖苦的人甚至还说，那对私通的情人最后逃到女方故乡德国时，还卷走了一部分捐款。

吉姆不知道这些事情。事实是，他选择瑟斯古德学校里那个在罗奇心中有着神怪传说的角落，这完全是碰巧。

罗奇趴在窗口上等着，不过再没有看到什么了。阿尔维斯牌汽车和拖车都已陷在坑里，要不是草地上有车轮的红泥湿印，他很可能以